

中学语文名篇
十七年分析文章汇编

古典作品
上册



成都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1306949

G633.3

0141

目 录

一、刻舟求剑

《学弈》和《刻舟求剑》 刘净(1)

二、口技

说《口技》 林昭德(4)

三、木兰诗

《木兰诗》里的一些问题 余冠英(7)

木兰是怎样一个人物 张毕来(8)

关于《木兰诗》一个注解的商榷 张应美(22)

四、石壕吏

谈《石壕吏》 萧涤非(25)

关于《石壕吏》 林世堂(34)

五、核舟

CS1495280

读《核舟记》 胡凌秋(38)

六、三峡

水经注《三峡》试谈 华绳武(41)

谈《三峡》 李景白、李效广(54)

七、西门豹治邺

谈《西门豹治邺》 陈健(59)

八、曹刿论战

《曹刿论战》浅析 隽因(66)

九、捕蛇者说

《捕蛇者说》分析 何纯(72)

试谈《捕蛇者说》 因珠(79)

《捕蛇者说》的思想与艺术 林昭德(86)

十、隆中对

《隆中对》的分析 何加陵(95)

十一、范进中举

《范进中举》 桂秉权(101)

003556

浅析《范进中举》	曾运远、杨盛章(109)
十二、岳阳楼记	
漫谈《岳阳楼记》	许世亨(114)
《岳阳楼记》的写作特点	吴方(118)
十三、略谈《楚辞》	
略论《楚辞》	马茂元(122)
十四、读《史记》《屈原列传》	
读《史记》《屈原列传》	傅义(139)
十五、谈《国殇》	
谈《国殇》	黄志辉(147)
十六、廉颇蔺相如列传	
谈《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魏兴南(152)
怎样分析蔺相如、廉颇这两个历史人物 ——读节选《廉颇蔺相如列传》	戴危叨(157)
十七、师说	
韩愈《师说》的思想和写作背景	李镇淮(165)
略谈韩愈的《师说》	王运熙(170)
十八、梦游天姥吟留别	
说李白诗《梦游天姥吟留别》	施蛰存(176)
十九、失街亭《三国演义》	
略谈《三国演义》	霍松林(187)
略谈《失街亭》(《三国演义》)的艺术特点	李效广(206)
二十、鸿门宴	
谈《鸿门宴》的人物描写及其他	张郁朋(212)
《鸿门宴》的人物及其他	魏兴南(219)
二十一、念奴娇	
略谈苏轼的《念奴娇》	詹安泰(228)
二十二、指南录后序	
读《指南录》后序	周菊吾(235)
读文天祥《指南录》后序	伍加陵(243)

《学弈》和《刻舟求剑》

刘 铮

我国的战国时代，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大放异彩，而且在文学艺术上也登上了空前的高峰。就散文方面说，当时散文内容特别丰富，方面特别广阔，而它在语言运用上也有许多特色。重要特色之一是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说明道理。散见于诸子著作中的一些比喻，往往是首尾完整的小故事，语言生动，寓意深刻，独立起来看是优秀的寓言。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所选的《孟子》《告子》篇的《学弈》和《吕氏春秋》《察今》篇的《刻舟求剑》两则都是脍炙人口的。

《学弈》这段寓言通过一个小故事说明学习必须专心致志的道理。故事简单，浅显，但寓意深刻，文字洗炼，能给人很大的启发。

寓言的第一句“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中心意思。这样开头一句就抓住读者。紧接着用比喻来说明这个意思。弈是小技术，尚且非专心致志不可，大的事自然不消说。这样以小喻大，增加了比喻的力量。读者不禁要想：这样论断是否正确呢？下面叙述两个人从弈秋学弈的故事。一个“专心致志”，另一个却“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结果，不专心

的一个在学习上落在后头。

作者叙述两个人的学习情况，对专心的一个写得比较简略，对不专心的一个写得比较具体。“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云云，准确地写出了不专心学习的人的思想状态。他一边学弈，一边却想着射鸟，一心以为鸿鹄就要飞来，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真是跃然纸上。这样写可以突出文章的中心意思，同上文照应，使人更能相信“不专心致志则不得”的道理。

“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最后这两句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但是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不是那样”；是怎样呢？没有说。这样写，一则因为第一句已经点明了中心意思，这里不必再重复，只消轻轻一击，全文便如洪钟一般嗡然作响。再则要留下一个耐人寻索的丝头儿，让读者自己去抽。这样可以加深读者的印象。

《刻舟求剑》文字非常简短，可是包含着十分深刻的道理。用贴切生动的比喻把深刻的道理说出来，正是寓言的特色。

剑落水中只会沉底，这是普遍常识，船走远了，还要在船底下找那早掉下水去了的剑，真是愚不可及。

假使船是静止的，剑沉水底，在船的落剑处刻上记号，顺着记号下水找剑，自然有可能找到。无奈剑沉水底就不动了，船却在不断移动。这个客观事实没有在求剑的人的头脑里得到反映。他一心以为剑从哪里落下去。就从哪里去找，必能找到，他的认识同客观事实不一致，结果自然只有失败。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讽刺死抱着教条的人，非常有力。

这则寓言包含着两层道理。一层是，人的思想认识如果不符合客观实际，就不会把事情做成功。另一层是，客观实

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把陈规旧章当成解决新问题的法宝，也要闹笑话。作者这种思想是朴素的唯物思想，辩证思想。

这则寓言的写法与《学弈》不同。一开头就讲故事。结尾只说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通篇没点破寓言的中心意思。故事本身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所以只轻轻点一笔已足够了。求剑的人究竟“惑”在哪里，这个问题要读者自己去解答。这样写更足以发人深省。

这两则寓言，对学生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学弈》有助于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刻舟求剑》有助于培养正确的思想方法。在写作方法上简炼的特点，也值得着重分析，这对学生写作的提高会有帮助。一些文言词语，也应该仔细讲解。讲解中值得注意的是，理解寓言，要从寓言的特点出发，理解古代的寓言，还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寓言是比喻性的小故事，因此要悉心探索的是寄托在比喻里的道理，不可以如同分析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分析，更不可以当做历史故事来分析。（这一点，对分析以动物作主人公的寓言更加重要。）古代寓言同古代其它作品一样，它的思想不能超过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比如《刻舟求剑》里表露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所谓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就是萌芽状态的、不完全的，没有达到科学高度的唯物辩证思想。因此，不能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同起来。

以上是我对这两则寓言的粗浅体会。

说 《口 技》

林昭德

清初林嗣环的《口技》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通过精妙的具体描写，盛赞了一位民间艺人精美绝伦的口技艺术。文章开头“京中有善口技者”句中的“善”字，总领了全篇的意思。文章内容新颖，语言生动精炼，层次清晰紧密，具有隽永清新的风格。

这篇文章，主要是以两种方法来描绘口技巧妙的声响。第一，是直接描写口技的声响，从听众的听觉中感受出其美妙来，这是全文的大部分。第二，是间接的描写，它描写一些听众，在听到口技的各种声响之后所引起的反映，他们产生了一些怎样的心理状态和表情。这第二种描写，是从第一种描写产生的。本文中可以只有第一种描写，而不能只有第二种描写。第二种描写的作用，在辅助配合第一种描写，共同很好地来表现这篇文章所要表现的内容。有了第二方面的描写，就可以把文章的内容，表现得更充分；又使得文章的文路，富有曲折变化的特色。

这两方面的描写，虽然各有其特点，但由于它们彼此有较严密的关联，第二种描写是由第一种描写所引起的。因此，第二种描写的某些部分，就要跟随在与之相应的第一种描写某些部分的后面。如文中第二段，前面描写口技的各种

声响，后面跟着就写“满坐宾客”如何如何。这两部分是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的。因为作品的内容，有这样的特点，便规定着这两种各有其共同特点的描写，不便集中在一起，它们彼此成了交叉的状态。

此外，还须注意一点，在第一种描写方面，它是直接地在描写口技的各种声响，而文中却描写到不少关于被摹拟的人物动作，（如“欠伸”、“丈夫亦醒”等）；这些动作，是从口技的音响中表现出来的，是从听众的听觉得来的，而不是实际上用眼睛看见的，这是由于在口技的音响里，具备了那些动作所发出的声音的特点，听众听到这种的声音时，便自然地在自己的脑子里，虚构了那些动作。

口技发出的声音，要能够具备各式各样声响中的特点，听众听了，既觉得它是某种真实的声音（如“遥闻深巷中犬吠”），也能够使他们联想起某种动作（如“欠伸”），这是非常困难的事。这位口技表演者，却能把各种声响表演得十分逼真，而又是多式多样，同时并作，这就是口技技能的绝妙之处了。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善”的具体内容。

在间接描写方面，描写的是由口技的声音引起的听众的反映。比如：在火起之后，口技表演者用他精妙的口技，对于火烧房屋的情形，作了逼真的描绘，这种由口技表演出来的火烧房屋的情形，使听众暂时忘记了那是在表演口技，而被带到一个真实的火烧房屋环境中去。所以他们“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口技表演者，能表演出那样富于真实感的声响，听众听了，不自恃地以为真正的火烧房屋，而发出“两股战战，几欲先走”等反映，这不正是表明口技的精妙绝伦吗？相反，如果口技的艺术不高明，那么它对于火烧房屋的

情况的描绘，就不能使人产生如此真实的感觉。作者在本文中，对于听众的各种反映的描写，也是在间接的刻画口技的美妙。它仍然是开头提出的“善”的具体内容。

这篇文章开头一段，是为口技的正式表演交待情况，准备条件，与后面的口技表演有关，更与作者要通过本文赞扬这位口技表演者的精妙的艺术的目的有关。文中“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就写出了口技表演的特点。口技表演者在屏障中，听众只能从各式各样的声响中去领会口技表演者高明的艺术；如果听众能看见表演者的一切动作，反而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感，效果就不会很好。比如：口技表演者，在描绘火烧房屋的紧张情况时，听众看着表演者口舌的动作，那就很可能不会产生“变色离席，两股战战”的效果的。所以在第一段中作个交待，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一段中，又交待了在屏障中，只有“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用具这样少，可是表演者却能发出许多种声响。用具愈少，声响愈多，困难就愈大。表演者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发出许多声响来这是表演者艺术高明处。所以这种交待，也是需要的，而且与后面对于“善”的刻画，有配合的作用。再其次，如“满坐寂然，无敢哗者”，也表明了这位口技表演者威望之高，也体现出全文的主要精神。

文章的末段，重新交待一下屏障中的简单用具，这表明表演者在表演时确是凭真本事，并未暗中带进去些什么东西。民间艺术，在表演一个节目之后，往往有这样的特点，要向听众或观众作某种交待。例如演魔术，在演完之后，表演者常常要把用双手或他所用的道具，亮给观众看，解除某些观众的某些疑心。口技这种民间艺术，它也具备这一特点，同时重

复这么一句，听众对口技的惊奇赞叹之情，也就跃然纸上了。

《木兰诗》里的一些问题

余冠英

【编者按】不少的读者来信，提出《木兰诗》里的一些问题，如：木兰姓什么；她究竟是什么时代、哪个地区人；这首诗用的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等等。我们请余冠英同志谈谈他的意见，蒙他答复如下。

编辑同志：

来信所谈的问题，大多数在我编的《乐府诗选》里已经接触到了。现在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供你们和读者讨论时参考。

(1) 木兰未必实有其人。后代有人说她姓朱，有人说她姓魏，有人说她姓花，都不足据。姓花的说法也许流传得比较广，明人徐文长所作剧本《四声猿》有一折叙木兰故事，就说她姓花。

(2) 木兰故事的背景大约是北魏。木兰的家乡，后代虽有种种传说，地点都在北方。木兰只能假定是北朝人。

(3) 全诗是用第三者的口气叙述的。诗中为了生动，也用了一些第一人称代名词。

(4) “将军百战死”言大将阵亡，足见艰苦。“壮士十年归”指木兰生还，大可庆幸。至于将军是谁，以及是否真正战死了都是无法考查的。我们也不必在这些地方白费气

力去探究，因为这首诗根本不是记述历史事实的。

(5)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从语法看来，只能是爷娘相扶出郭而不是被别人扶着。提问题的同志大约认为老人自相扶将不如被儿女扶着合理，这自然不错；不过我们讲诗只能照诗讲。其实爷娘接女儿远至郭外，本来不大合理，但这些地方不宜拘泥。另一种意见说是爷娘出郭和木兰相扶将，那还说得过去。

(6)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句互相补充，合起来意思才完全。兔子无论雌雄都是“脚扑朔”“眼迷离”，并不是只有雄兔“脚扑朔”，只有雌兔“眼迷离”。正因为兔子雌雄不易辨别，才拿来做比。以上写的不但简单而且可能不够明白。我现在正病着，写来很吃力，不能多作推敲。请原谅。

即致敬礼。

余冠英

木兰是怎样一个人物

张毕来

去年六月，旅顺四中有个同志写信给我，说他们那里的教师同志们对于《木兰诗》中木兰这个人物的看法很不一致。主要的分歧在于木兰是不是爱国女英雄，是不是劳动者。说是的人大抵根据东北师大的函授讲义。这位来信的同志还把函授讲义中讲《木兰诗》的一段寄给我，希望我说说我的看

法。我看了函授讲义。讲义里好些地方是分析得很好的，但有三点我觉得不妥当。这三点是：第一，说木兰是一个“劳动少女”，胜利后回家过劳动生活；第二，说她是在“胡骑入侵时”“为国家出生入死地进行十年战争”，“立功是为了全国人民”，是“爱国的英雄行为”；第三，说木兰这个形象“肯定了妇女的才能和德行，从客观说来，这也就是对怯懦而贪功的将军们的否定和讽刺”。第一点是就作品里的人物作阶级分析；第二点是附会人物和事件的政治意义；第三点是引申作品的社会效果。照我看来都有些牵强。下面依次说明我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函授讲义里说木兰是一个劳动少女，根据是作品里有关木兰从事劳动的描述，这就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两句，再加上“机杼声”这个词语。看来仿佛同劳动有关的，全诗里也就是这几个字。很难说这是木兰从事劳动的描述。我看这首诗根本没通过劳动生活的描述来表现木兰的性格。从诗里找描述木兰劳动的地方，从而推断她的阶级性，是徒然的。

诗的开头四句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主要不是描述木兰从事劳动从而表现这个劳动妇女的勤劳，而是描述木兰这时无心织布从而表现这个家庭闺女的忧思。“家庭闺女的忧思”这七个字，比起“劳动妇女的勤劳”那七个字来，显然不时髦。但是我体会，诗句的内容实在只是这七个字。

“唧唧”是形容声音的，这没有疑问。是不是形容织布声呢？看来不是，看来是形容人的叹息声。首先，拿“唧唧”来形容织布声，似乎很少见。不知道古诗里可有例子？

用“唧唧”形容虫鸟的叫声或人的叹息声，比较常见。前者，例如欧阳修《秋声赋》的“虫声唧唧”和王维诗句“犹令黄雀争上下，唧唧空仓复若何”；后者，例如张祜《捉搦歌》“窗中女子声唧唧”和白居易《琵琶行》的“又闻此语重唧唧”。当然，从前虽少见用唧唧形容织布声，我们仍然不妨把唧唧解释为形容织布声，就以《木兰诗》为例。只是这样解释古代诗歌，似乎略嫌武断，不是妥当办法。其次，把唧唧解释作织布声，反使诗句文理难通。诗里不分明说“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吗？诗的开始是形容声音的一句。接着说“木兰当户织”，可是不闻机杼声，唯闻木兰叹息声。把唧唧解为人的叹息声，正同下文相适应。把唧唧解为织布声，而下文既不是“不闻女叹息，唯闻机杼声”，就得设想这里边有一个过程，那就是，木兰最初在那里织布，中途停织了，然后发出叹息声，因为这时她有所思。讲义果然也是这样设想，所以说诗里“以停织描写木兰的深忧”。其实诗里没有“停织”的描写。分析作品，要就作品的具体内容作具体的分析。离开作品的具体内容去推想，那是不可靠的。唧唧既然不能解作织布声，那么，以为诗中描绘机杼声，以这种描绘表现一个劳动不息的少女的形象这种说法就不免牵强了。

“木兰当户织”这一句是不是描述木兰从事劳动，表明她是个劳动少女呢？我看也不是。

写女子而说她“当户织”，其实只是同“男耕女织”这个传统观念相适应的一种惯见的文学描述罢了。如果没有别的描述配合，单就这类字句判断主人公的阶级成分，是不可靠的。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与《木兰诗》同列于“

梁鼓角横吹曲”的还有《折杨柳枝歌》，歌辞有这样的话：“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这其实也只写“有女怀春”而已，并非在女子的阶级性上下工夫描述。如果以“临窗织”为根据，说这是描述劳动人民的恋情，就很牵强了。“当户织”或“临窗织”的女子，说她是劳动妇女固可，说她是小家碧玉、大家闺秀均无不可。不错，社会生活里没有一般的、抽象的男女，只有个别的、具体的男女，他们在生活上都带有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特征。这个事实也反映在文学作品里。文学作品描述劳动男子，往往不脱离“劳力”，例如说他“耕”；描述书香门第的公子，往往不脱离“劳心”，例如说他“读”。我们看人物是在劳力或在劳心，从而判断他是劳动人民还是士大夫子弟，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也要看整个人物形象的其它方面是不是同这一点一致，单靠这一点是容易错误的。说到妇女，那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更要就整个形象的各方面作综合的分析，才能判断她的阶级性。妇女在封建社会里，地位是很特别的。她们受了阶级压迫，还受男子压迫。在现实生活中，劳动阶级家庭的妇女自然从事体力劳动，剥削阶级家庭的妇女从事体力劳动也是本等。在“四德”的要求之下，她们一般是不读书的，“无才便是德”。四德中的妇功，指的是“丝枲”，也就是纺纱织布，当然是体力劳动。班昭不就号召妇女们“专心纺织”吗？四德主要是向大家闺秀提出的要求。因此，如果文学作品写女子或采桑或织布或绣花，我们不能从这里断定她是劳动人民。孟母断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蒋士铨有一篇《鸣机夜课图记》，写的就是他母亲

一面织布一面教他读书的情景。就是《红楼梦》里那批小姐，也在那里讲究妇功。薛宝钗有一次对史湘云谈诗，接着说：“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又一次，她责备林黛玉看闲书，她认为女子本可不必读书，她说：“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绩的事才是。”这批小姐显然不能说是劳动妇女。写女子而说她“当户织”或“临窗织”，只是把她安放在适于她的身份的环境里而已。也像写士大夫子弟而说他在窗下吟哦一样，正未必是说他是个精通经史的大儒，甚至也未必是说他勤读，除非就他整个形象看，他是大儒，他勤读。明乎此，我们才懂得《陌上桑》里写罗敷采桑，同时又写她的“夫婿殊”。你看他“白马从骊驹”，多排场！哪里是个劳动妇女的丈夫？“采桑城南隅”云云，本来不是写罗敷劳动，从而表明她是劳动妇女。明乎此，我们才懂得《木兰诗》里写木兰当户织，同时又写她胜利后回家时，小弟“磨刀霍霍向猪羊”，她自己则“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似乎家道富裕，居处华丽，生活闲适，俨然富家，绝非劳动人民。“当户织”云云，本来不是写木兰劳动，从而表明她是劳动妇女。就是“东阁”、“西阁”、“理云鬓”、“帖花黄”等等，也只是对女子的一般描述而已，并非写她是什么阶级的家庭的小姐。

就木兰这个形象的其它方面看，有没有一些生活特征可以同“当户织”共同构成足够的条件表明木兰是个劳动妇女呢？

全篇诗，除了第二句有“当户织”三字而外，并无一语谈到劳动或劳动的希望。首段四句，重点是“女叹息”，不

是“当户织”。第二段承接首段，即从“叹息”着眼，继续引申。所以接着来的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接着就描述她的“所思”“所忆”。以后就转入出征，更无一语谈到劳动。胜利后回朝，木兰要求“还故乡”。到了故乡，诗里只描述父母姊弟相迎的情况，描述木兰脱了“战时袍，”穿上“旧时裳”收拾打扮的情况，描述“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的情况，也无一语谈到劳动。所以我说，这首诗根本没通过劳动生活的描述来表现木兰的性格。既然没有劳动生活的描述，那么，以孤另另的“当户织”三个字为根据，说木兰是劳动妇女，就是附会了。①

木兰是在“胡骑入侵时”“为国家出生入死地进行十年战争”，“立功是为了全国人民”吗？我看不是。

诗的开头四句描述木兰无心于织布，正沉入忧思之中。她担什么忧，沉思些什么呢？诗里明白地说，她别无所思，别无所忆；她所思所忆的就是这样一回事：“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她正为父亲不能出去服兵役而担忧，而沉思。她不忍心让父亲出去服役，而家中又没有可以代父亲服役的长兄。这很使她为难，所以在

①这里，我只谈到不能说木兰是一个劳动妇女为止。这是一个否定的答案。如果有人要一个肯定的答案，追问一句：“那么，你说木兰这个人物到底属于怎样的阶级呢？”我以为不能按照这样的问题去作答。应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是不是每篇古典文学作品的人物都可以评定阶级成分？有没有必要这样去分析作品（就《木兰诗》而论，我的意思是不必去分析人物的阶级成份）？民间作品里的人物在形成固定性格的过程中受到些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可以作独立的问题来讨论。

叹息，在沉思。想来想去，为了父亲能够不出去服役，她决定由自己去“替爷征”。这时，她全部思想情感都倾注在家庭亲子之间，并没想到“全国人民”。本诗从头到尾一直没写到她具有什么为国为民的思想情感，一直写的是亲子之间的爱。她决定为父亲分劳而出征之后，就东市、西市，买这买那。接着诗里就写她一路上愁思萦绕，心中只有父母：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其次，写她“关山度若飞”的英勇气概，写她得胜回朝，“可汗问所欲”的时候，她不假思索，把无日或忘的希望干干脆脆地提出来，那就是：“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时，她的心中也只有父母。到了家乡，诗里所描述的也只是爷娘姊弟欢迎接风等等情况，一派天伦乐趣。全诗从头到尾曾无一语触及国家或人民。说木兰“为国不怕战斗”，“立功是为了全国人民”，因而说她“具有爱国精神”，这些说法，我觉得都是缺少根据的。

说木兰是“在国家受侵犯时”为国家出生入死地进行十年战争”，也是推论出来的。从《木兰诗》本身无法判定所描述的战争的性质。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去判断这次战争的性质，说它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何以得知木兰的国家这时是“受侵犯”呢？诗中所描述的木兰行经之地，那方向显然是由南向北。她辞了父母，“宿黄河边”；辞了黄河，“至黑山头”而“闻燕山胡骑”之声。她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她的队伍的光景是“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如果要判断这次战争的性质，说木兰的国家被侵犯，是毫无根据的。相反，说她的国家去侵略别国，反而象一些，因为诗